



幽林鸟鸣(国画) 柴清玉

随笔

## 枕头馍

张文明

如今,生活节奏快了,有几个人还蒸馒头?虽说那集市上、超市里、街口旁卖的油卷、花卷、菜馍、白面馍……应有尽有,任挑选,然而咬一口,哪里还有馍的滋味哟!不是寡落落的,就是像嚼了套子(棉花),没一点吃头。因此,一到过年,好多人家,还坚持着“发面、蒸馍”的习俗。

也许,有人会说,而今生活条件好了,天天吃白面馍都不觉香了,归咎于人的嘴刁。这话不假,但也不全对。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灾荒,整日过着“红薯稀饭红薯馍,离开红薯不能活”的日子,打个嗝都要吐酸水,整月整年不见白面,倘若人们能吃上一顿白面蒸馍,即使死去,亦无憾矣!这对于每月仅供三斤小麦粉的人们来说,用小麦面蒸的馍,可比吃肉还香啊!自从取消了粮票,粮油敞开供应,突然之间,小麦磨的面粉、精粉、特精粉,铺天盖地,比比皆是,人们天天过着吃白面馍的瘾,日久天长,也就不觉得那么津津有味了。尤其是家庭生活市场化后,大街小巷都有卖蒸馍的,省去了三天两头发面蒸馍的烦琐,谁还用那和面盆、蒸馍锅、蒸馍笼?掏两块钱,上街买个热腾腾的馒头,拿回家吃完事。所以,蒸馍用的笼屉,都卖了铁。白驹过隙,兔走乌飞。渐渐的,一元钱只买四个、三个、两个乃至一个蒸馍时,那用发酵粉蒸出的馍,看着又喧又大,吃到嘴里有如泡沫,就没了咀嚼的口感,乏了味觉。无论怎么说,都归罪不到人的嘴刁上。

蒸馍,有长方形、圆形、椭圆形等最常见的几种。如果泛泛地说,其品种可就多了,特别是到了年关,北方人可以蒸出多种多样的馍来,譬如开花馍、五花馍、仙桃馍、枣山馍、蛇形馍、鱼状馍、羊形馍、面人馍……五花八门,不胜枚举。往往有的还在馍上“点红”,涂上颜色,使其栩栩如生,光怪陆离,美不胜收。倘若摆在祖宗牌位前,气势恢弘,又洋洋大观。可见中国人在面食上的巧夺天工和勇永智慧。

话还回到平日吃的蒸馍上。豫东人称小麦面蒸的馍为“白面卷子”。那可是我儿时求之不得的美食!因为,东半拉子的人,平常吃的多为高粱面做成的锅贴或玉米面捏成的窝窝头——人们戏称为“黄金塔”,当时流传着这么个儿歌:“清晨窝窝头,晌午黄金塔,晚上改改样,还是小鬼帽。”一年到头,很少能吃上一两次白面馍。所以,每每见十字街口摆卖的白面蒸馍,馋得我直流口水。

尤其诱人的,是蒸馍摊上用刀切着卖的大蒸馍,其馍状如枕头,当地人称之为枕头馍,不仅洁白硕大,而且黄焦黄焦,香喷喷,白瓷瓷,实敦敦,耐咀嚼,味道好极了,看着就让人涎水泉涌!有次过年,先父终于买回一片枕头馍,给了我一块一指宽的黄焦,我嚼着嘎嘣嘎嘣,好吃极了,香甜极了,味美极了!刹那间,馍一扫而光,过好大一阵儿,口腔里还汩汩淌着口水。后来西迁,路经那里,看见街头卖枕头馍的,馋得我直不行。三十年前,我专程去了周口,却不见了卖枕头馍的,让我遗憾极了。

一晃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今日虽说天天吃蒸馍,即使是买一元一个的“杠子馍”,也尝不到枕头馍那种嚼着香甜,咬着嘎嘣嘎嘣的味道了。究其原因,为追“经济效益”,谁还愿费时费力地做那货真价实的大馍呢?近日,去看望市回家老友,在其餐桌上,看到一盘馍片,朋友拈起一片,让我尝尝,刚嚼一口,就觉与平日买来的蒸馍大不相同,急问,哪里买来?画家答道,朋友捎来。我瞧瞧盘中黄焦的馍片,不无感慨地说:“可惜,那种枕头馍,如今吃不到了!”不想,朋友答说:“你吃的就是枕头馍啊,一个三斤重。”我说:“枕头馍大,最少有五斤。”他说:“还有更大的。”我惊诧得睁大了双眼,道:“在哪里?”画家朋友道:“安徽阜阳。我还写过一首诗呢!”于是,他念给我听:

阜阳有大馍,  
一个九斤多,  
三天没吃完,  
半拉捎漯河。

听罢,我久久地沉思起来:如斯好吃的中国美味,为什么不能传承下来呢?

新书架

## 《黄鸡白酒》

刘峰颖

《黄鸡白酒》一书收录了迟子建近两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五部,均为首次出版。这些小说依然体现了迟子建温柔纤细和沉静内敛的女性特质,讲述的是一个个世俗而素朴、苍凉而温暖的感人故事……这部小说集,旨在为市井人物做传,写平凡生活,写平凡人物,并没有哗众取宠的大悬念、大离奇、大落差、大波澜,而是娓娓道来,细细叙说,情真意切,字里行间充满着温婉的味道。在当今文坛之中,迟子建仍是这样一位作家,她坚持写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,世俗中的小事情,平淡如水的文字中透着苍凉,也裹着温情。迟子建曾坦言:“我觉得小说家像是一个修行的人,虽然穿行在繁华世界里,但是内心会有那种在深山古刹的静寂感。”是啊,对迟子建而言,内心的“静寂感”带给她的不会是孤独、迷失,而是信仰、坚守和温情,所以,她的作品中不仅仅是美好和快乐,有时忧伤地让人心碎。而往往不经意间,作者不吝慈悲地给予世人光明的未来,给人以生的坚定和希望,则处处环绕着温情。这也许就是作为女性作家的她,所秉持的一种人文精神和温暖情怀,使她具有了对生活的热爱,对人性的张扬,以及对生命的敬畏。最终,是温情的力量成就一个为人真挚淡定,为文也纯净从容的迟子建。

小小说

# 还债

许海龙

我把车子停在了村口,看看周围没人,就拿了贡品和妻子上山了。今天我要趁和妻子到郊外踏青的机会,顺便回趟老家给父母上坟。

我已进城十几年了,早在城里买房娶妻生子,平时我很少回老家,偶尔一次也是来去匆匆。今天赶个大早,就是怕惊动老乡,害怕他们给我带来不必要的“麻烦”。

父母在我刚上高中那年先后离去,是邻居郭大伯和刘大娘省吃俭用供我继续读书。三年后,我考上了大学,又是乡亲们这家十块、那家八块把我送进了大学。毕业后,我应聘到一家公司上班,从员工做起一步步提升,今年刚被提拔为公司副总。可就是在这期间,老家的人不断来找我,有让安排工作的,有来借钱的,有打了架让我托人说话免予处分的,甚至有人生病住不上院也来找我。我知道当初乡亲们资助过我,但我有今天也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妻子对此更是不屑一顾:以后就别再和那些乡巴佬来往了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,我们来到父母的坟前,摆贡、烧纸、放鞭炮,很快就上完了坟。下得山来,我们踩掉脚上的泥土,准备上车出发。妻子高兴地说,今天还好,没人发现我们,要不不还不知会有多少麻烦呢。我没接她的话茬儿,正要发动车子时,却从倒车镜里看到一个人从村子里跑过来,一瘸一拐的,一边跑还一边招手。

“赶紧走!不是趁车就是找你办事,烦人!”妻子催促道。

我没理妻子,而是下车迎了上去。走近了才看清是刘大娘瘸着腿,跑了一头汗。

“大娘,是您?”

“是我。看,我说是小军吧,你可回来了。”大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“走,回来了到家坐坐。”

“大娘,不去了,我们回来上坟。这么早,您是……”

“没事,听说你回来了,来看看你。上次你回来,我没见着你心里就不舒坦,这次可见着你了。”



我欲凭陵万里风(国画) 伊明

商都钟鼓

# 竭尽全力

陈鲁民

冬天,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。猎人一枪击中野兔后腿,受伤野兔拼命逃生,猎狗穷追不舍。可追了一阵子,猎狗实在是追不上了,只好悻悻回到猎人身边。猎人气息败坏地说:“你真没用,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!”猎狗很不服气地辩解道:“我已尽力而为了呀!”兔子成功逃生,兄弟俩围过来惊讶地问它:“那只猎狗很凶呀,你又受了伤,是怎么甩掉它的呢?”野兔说:“它是尽力而为,我是竭尽全力呀!它没追上我,最多挨一顿骂,而我若不竭尽全力地跑,可就没命了呀!”

这则寓言说明了一个简单道理,无论是谁,要想干成一件像样事情,想取得事业的成功,尽力而为还不够,必须竭尽全力。所谓“天道酬勤”,并不是一般的努力就能获得上天垂青的,必须苦心孤诣,宵衣旰食,有点鱼死网破的拼命精神才行。

自然界里,狗急了会跳墙,兔子急了会咬人,大鸟飞鱼喜了九死一生游到产卵地,斑头雁千里万马越喜马拉雅山避寒,非洲角马大军不惧危险迁徙到有草吃的地方,为了生存,为了繁殖后代,它们都要竭尽全力,否则就会冻死、饿死、被打死。

人是万物之灵,当然是更有巨大潜能的。心理学家指出,常人的潜能只开发了2%-8%,即便像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,也只开发了12%左右。一个人如果开发了40%的潜能,就能背诵400本教科书,学完十几所大学的课程,掌握二十多种不同国家的语言。所谓尽力而为,实际上就是仅仅发挥了一般意义上的才干和努力;而竭尽全力,则是挖掘了可能挖掘到的潜能,毫无保留。尽力而为是按部就班,竭尽全力是废寝忘食;尽力而为是中规中矩,竭尽全力是

“见着了,见着了。大宝哥呢?”大宝是大娘的儿子,曾去找过我两次,我都没给他办成事。这次老将出马,说啥我也得把她的面子给拾起来。

“大宝?他办了一个养猪场,政府扶持,生意还不错呢。”

“好好,那就好。大伯呢?”

“您大伯?走了。前年有病走的。走时还念叨你呢。”

“大伯……”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,“大娘,您看看我能帮点啥?”

“啥也不帮。我是来还钱的。等你几次都没等上你,去城里找吧不知道你在哪儿。给你,我可就省心了。”大娘说着,从兜里掏出了五元钱,向我手里塞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?噢,这是你娘活时,那年您大伯有病,我手头紧借你娘的钱,都十几年了。您娘我俩好,她活时家里穷没钱还她,现在有钱了,你多娘都不在了。这债我要是不还呀,总是块心病!这回可轻见了。”大娘笑得很轻松,看着她满脸的皱纹和只剩下的一颗门牙,我心里酸楚难受。

“大娘,您……”我捏着那五元钱,手在发抖,心在发抖,“大娘,不要了,都啥时候的事了,我现在不缺钱,况且以前您没少帮我。”

“拿着,现在干大事了,小看你大娘了不是?还有,这是咱家柿树上结的柿子,甜着呢。这是俺孙子包,给尝尝。”儿子不知啥时也下了车,大娘捏了一颗柿饼递了过去。

我一时两鼻发酸,两眼起雾,我瞬间觉着面前站着的就是我的母亲。我对儿子说:“快,快叫奶奶——”

儿子怯生生地叫了声“奶奶”。此时妻子躲在车上,不再言语。

“爸爸,奶奶的柿饼真甜,我还吃。”儿子嚷道。

“吃吧,明年回来,我还给你留着。”大娘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。

## 蛇的成语

陈永坤

一龙一蛇:《庄子·山木》:“无誉无誉,一龙一蛇,与时俱化。”比喻人的行动进退,或出或处,或显或隐,随情况的不同而变化。

牛鬼蛇神:唐·杜牧《李贺集·序》:“鲸吐鳌掷,牛鬼蛇神,不足为其荒唐诞幻也。”原形容李贺的诗写得虚幻怪诞。后泛指形形色色的坏人。

打算蛇蝎:宋·郑文宝《南唐近事》:“王鲁为当涂宰,读物为务,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,鲁乃判曰:‘汝虽有关,吾已惊蛇。’”原指惩罚了某人,另一个有关系的也受到警告。现比喻行动不谨慎周密,使对方得以警戒预防。

打蛇七寸:清·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十四回:“我也只愿得无事,落得河水不洗船,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。”七寸:七寸之处是蛇的要害。比喻做事做得恰到好处。

龙头蛇尾:宋·释道原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二:“僧提起坐具,师云:龙头蛇尾。”比喻办事有始无终,或事物始盛而终衰。

龙蛇飞动:宋·苏轼《西江月·平山堂》词:“十年不见老仙翁,壁上龙蛇飞动。”形容书法道劲有力,笔势生动舒展。

“这次没招待好你,下一次,我一定还要来玩。”

“我们家励成脾气不好,但心是很好的,有时候,你稍微让他一下,他自己心里其实就知道自己错了。”

“他若让你受了委屈,你来和我,我帮你骂他。”

我本来听得很不好意思,但看到陆励成翻译时的脸色,差点笑倒,趾高气扬地看着他,对他妈妈说:“我会的。”

都上车了,他妈妈还走到窗户外,叮嘱我“一定要再来”,我只能一遍遍点头:“会的,会的。”

一路风驰电掣地赶回北京,已经是晚上,拖着行李走进机场,陆励成却说:“现在Helen在你家的保安处,你给保安打电话,让保安带你去你家,把你的护照取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?难道我们要去纽约伦敦?”

“你先打电话,打完了,我和你慢慢说。”

我打完电话后,说:“现在你说吧!我们究竟要飞哪里?”

他凝视着我说:“我们去越南河内。”

我呆呆地盯着他三秒钟,立即发疯一样地打开手袋,去找手机。手却一直抖,手袋掉到地上,

东西散落了一地。我跪在地上去捡手机,手机滑得拿都拿不住。

陆励成蹲下来,紧紧地抓住我肩膀:“发生了车祸,你父母现在在医院,仍在昏迷中,你不能乱,你若乱了,他们还能依靠谁?”

我们刚出河内机场,立即有人迎上来,和陆励成握手,向我自我介绍:“叫我Ken好了。”

Ken已经知道我们到此的原因,汽车直接开向医院,主治医生带我们先去看我父亲,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医生介绍说,只是因为镇静剂的作用,所以仍在昏迷,没有什么大伤。看样子,母亲应该也不会有事,我的心终于安稳了一半:“我妈妈呢?”

主治医生示意我们跟他走出病房:“根据警察的说法,醉酒的司机开车撞向你父母时,本来你父亲的侧面朝着车,但是你母亲应该先发现了车,在最后关头,推开了你父亲,挡在你父亲身前。所以,你父亲只是轻微脑震荡,而你母亲重伤。非常抱歉,我们已经尽全力抢救,但是抢救无效,已经逝世。”

陆励成和我,紧紧地抓住我肩膀:“发生了车祸,你父母现在在医院,仍在昏迷中,你不能乱,你若乱了,他们还能依靠谁?”

我呆呆地看着他,他说的不是真的!不是真的!

“我要见我妈妈,我要见我妈妈!”

陆励成伸手扶我,我一把打开他的手。

主治医生对陆励成说:“等她好一些时,请到我公司来一趟,我还有些话和你们说,非常抱歉!”医生说完,就走了。

签署了妈妈的遗体火化单,又去找主治医生办出院手续,我想尽快带爸爸妈妈返回北京,他们会想在自己家里休息。

主治医生听到我要出院,没有立即签字,而是带着我进入一间暗房。他打开墙壁上的灯,几幅X光片显现出来,他指着X光片的几个黑点说:“这是你父亲住院后,我们给他作检查时的片子。”

那些噩梦般的记忆涌现在脑海里,他下面要说的话,我四年多前已经听过一遍,不!我一步步向后退去,直到撞到我身后的陆励成身上,他两手扶着我的肩膀:“苏蔓!”他的声音有太多的哀伤和怜惜。

医生问:“你父亲以前做过癌症手术?”

我木然地点头。医生的眼中也有同情:“非常抱歉,我们发现了他的癌细胞扩散了。”

回到北京后,爸爸时昏迷、时清醒,昏迷时,痛苦的呻吟从喉间逸出,清醒时,他一直看着我。

陆励成和宋璐都想说什么,却都不敢张口,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,可是,这是我的爸爸呀!

麻辣烫却不忍心看,她眼中含着泪水说:“蔓蔓,我知道你舍不得叔叔走,可你不能再让叔叔为了你强留着了,他太痛苦,看着他痛苦,你更痛苦。”

我不吭声。

下午时,爸爸出现吐血症状,医生插管替他清除肺内积水,那么粗的管子插进了他的内脏,我终于再克制不住自己,跑到楼道里,靠在墙壁上失声痛哭。

麻辣烫他们没有任何办法,只能看着我哭泣。人类的力量在死亡面前,都太微弱。

哭完后,我擦干眼泪,对他们说:“我想一个人和爸爸在一起。”

我找出给爸爸的生日礼物,坐到爸爸身边,等爸爸再次清醒时,我把没做完的相册拿给他看。

陆励成和我,紧紧地抓住我肩膀:“发生了车祸,你父母现在在医院,仍在昏迷中,你不能乱,你若乱了,他们还能依靠谁?”

我们刚出河内机场,立即有人迎上来,和陆励成握手,向我自我介绍:“叫我Ken好了。”

Ken已经知道我们到此的原因,汽车直接开向医院,主治医生带我们先去看我父亲,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医生介绍说,只是因为镇静剂的作用,所以仍在昏迷,没有什么大伤。看样子,母亲应该也不会有事,我的心终于安稳了一半:“我妈妈呢?”

主治医生示意我们跟他走出病房:“根据警察的说法,醉酒的司机开车撞向你父母时,本来你父亲的侧面朝着车,但是你母亲应该先发现了车,在最后关头,推开了你父亲,挡在你父亲身前。所以,你父亲只是轻微脑震荡,而你母亲重伤。非常抱歉,我们已经尽全力抢救,但是抢救无效,已经逝世。”

陆励成和我,紧紧地抓住我肩膀:“发生了车祸,你父母现在在医院,仍在昏迷中,你不能乱,你若乱了,他们还能依靠谁?”

## 成全

今何夕 著



今何夕 著

“啊?跟你?”

“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,求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,行吗?”徐世伟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肩,一股暖流经过了她的心脏,她差点就投降了。

就在这时,柳枝从屋里出来,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,不屑一顾地说:“看吧,那么喜欢作秀,不就是希望你跟他同居嘛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说,我只是想跟她在一起,好好地疼她,如果你真是她的朋友,为什么不能让她幸福?”

“你这个月的确是对她很体贴关怀,连我都被感动了,但是,你能这样对她保持多久?如果她搬去与你同住,狐狸尾巴难道不露出来吗?”柳枝眼角闪过一丝轻蔑。

“柳枝,你不能把跟我的恩恩怨怨都怪在自己的身上,当看到那男人轻浮得像个情欲的动物在她身上乱摸一气时,他只能紧紧地握着拳头,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?无论你怎么做,我们都是不可能在一起的!”林若兰哭了,她不敢跟他在一起。谁能保证一份在开始时热情如火的爱情,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冷变淡?

第二天晚上,徐世伟又打电话给林若兰,林若兰故意不接。她站在楼下大喊:“在家吗?如果在,请站在窗边看看好吗?”

她走到了窗前,看到徐世伟正在摆烟花,他一个个体地把它们点燃,美丽的烟花飞在空中,开着鲜艳而短暂的花朵。徐世伟说:“昨晚为手你放烟花,你没能看到,今天我再放一次,如果你还没看到,我明天再放。”

25

## 连载

是的,他每两天总会去找一次林若兰,就在楼下等着,有时是手捧鲜花,有时是拎着一袋水果。

前几次林若兰还会很高兴看到他,慢慢的心疼他总这么奔波劳累的,甚至有时她很晚回家,发现徐世伟仍旧是等着她,她主动给了徐世伟的电话号码,说有事联系,不要老那么辛苦等着。

没过几天,林若兰吞吞吐吐地说:“能不能……以后不要这样了。”

原来,徐世伟的认真与付出,在柳枝的眼里就是伎俩。柳枝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后,还义正词严地对林若兰下了最后通牒,不希望在家附近再看到他的身影,否则,上当受骗后不要哭天哭地装受害者。

徐世伟知道是柳枝在中间搅和,他也没想地说:“搬出来,跟我一起住吧。”

“啊?跟你?”